

战国策校注

第一函  
正七册

戰國策楚卷第五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楚

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宣王肅王子元年

烈王七年壬子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

告急於宋急下殺脫於此中立豈待

請

請字宜在

請

請宋許之子象

楚人

爲楚謂

補

姚

王公剔成未嘗稱

請

請王此偃也與懷襄相接

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

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

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

言以助齊犯楚之怒

急言楚今結於宋齊後將常急言楚之攻齊未已齊戰勝楚勢必危宋言齊強必併宋

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邯鄲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此十六年

補

爭論乃明年事

大事記昭奚恤爲相附宣王十五年謂此章在此年授邯鄲齊敗魏在次年

昭奚恤謂楚王曰王

元作里姚本作玉

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使魏爲強魏強其割趙

必深矣

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

兩國相持必俱敝

景舍

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

與魏其害必深矣

趙之害

何以兩敝也且魏令兵以割趙

一本以攻之

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

言雖有楚而不見救

深割趙

見救

自補

字恐殼舛上下文可證

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主不如

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

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脗

楚

應言乘此起兵耳非與楚合也

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

邯鄲拔

楚兵少故

楚取睢滅之間

後志梁國睢陽注征北記南進有睢陵梁國有滅陽

南臨滅水

水補

大事記取滅

陽作睢

陽滅呼外烏

外反

江乙爲魏使於楚

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其譜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

據居魏語正國

以爲魏人未知果不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

遂猶成白公太子建子勝哀十六年建以讒奔鄭鄭殺之勝請伐鄭子西不從勝怒

殺子西劫惠王

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

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專決謂其

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之如

出一口矣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  
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  
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  
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  
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  
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  
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如此則昭奚恤爲敵國

所畏可知一本標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敵我及云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注尹文子有

昭奚恤與彭城君

彭城屬楚人知爲楚人

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

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

一本更有

言其後此謂慮賢也

慮猶疑也賢者言善已復亡之將三字使王疑彼思慮之也

謂使我

疑慮賢者爲疑

辭以兩傾之也

江尹

乙也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山陽君

山陽屬魏知爲魏人

正日

請封於楚

知其無功奚恤必諫而山陽怨可以策文明曰梁山陽君注贊

爲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黨

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

以山陽君故疑卽山陽君

楚王告昭子昭

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

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間以惡

之言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入  
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苦猶惡也此指江乙夫苟不難爲之外其  
泄外謂魏也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無幾日也王曰寡

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  
執言其狗嘗溺井溺去音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  
善守奴弔反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  
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  
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此言邯鄲事在乙居魏時故升邯鄲之難於前

爭則上安

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爲揚惡張本

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

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

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

已

曾姚云亦作已

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

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彪謂兩間之是也然必以明夫苟不明則適爲江乙

讙口之資耳

補

大事記曰乙之言術數家之論也下

比周上固危矣苟下皆分爭如齊之田閼唐之牛李上亦豈能安乎愚按此與

前章言州侯云云意同

江乙說於安陵君

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召陵有安陵應屬楚而魏策亦有同號

者別一人也

按說苑作安陵纏藝文類聚同壇纏字有訛彼以爲得幸於楚共王今次之宣王非也○正

義云鄖陵故城在許州鄖陵縣西北李奇謂六國時爲安陵按鄖陵召陵皆屬魏又按元和姓纂安陵小國後氏之安陵纏楚王妃則以爲女子曰君無咫尺之地元作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物委物必下其手皆卑下意猶倨也委曲也撫而元作而通以通色已字類恐當作而以色爲文色言謬

舉而見舉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華蕡華渝變也是以嬖色不做席嬖暖而幸者席不及敝而愛弛寵臣不避軒避猶退軒曲輶藩車也車敝則退去今不及然姚本作嬖女又云不敝言不久之意避是敝字無疑真誥曰女寵不敝席男愛不盡輪或出于此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

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

此乙辭  
下會有江乙曰字

如是

姚云李

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

臣所爲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

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

於雲夢

澤名在南郡華容八九百里跨江兩岸雲

在江北今玉沙監村

景

楚辭集注雲夢澤名方

陵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夢音蒙亦作去聲

結駟千乘

補目連也四

馬曰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也蜺虹

兜虎嗥之聲

若雷霆

兕若牛而青

猶

有狂兕

元作群車詳趨行也

群車集韻群音

若群則羊耳猶字書有群字茲郎反又戕與群通棧也

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

詳趨行也

一發而殪

宋玉招魂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

火立顏蒸云云與王趨夢兮

課後先君王

悟陰軒叢書

親發兮殮青兕  
文頗與此合

王抽旃旄

旃曲柄旗旄幢也

爾雅旄牛尾著竿頭而抑

兜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

問安陵與誰

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

則編席

編次簡也言與王相次如之

出則陪乘

陪重上也此言二人同車

大王萬

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蠻蟻

願爲蓐以辟二物蓐陳草也

白姚云試錢劉曾又作式李善引同延叔堅論云爲王先用墳黃泉爲王作蓐以御蠻蟻藝文類聚引拭黃泉

驅蠻蟻

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

君子聞之曰江乙可爲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彪謂此非君子之言也安陵妾婦也江乙爲之

君子之言也安陵妾婦也江乙爲之

謀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其罪

有罪則告

入官故可請  
卜測知之也

客因謂

元作謂

謂

姚本作爲之謂又云錢作客因謂劉作客

因請之補白依姚本則此上訛一字此下缺一字

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

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

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

爲以故與奚恤

故謂設事以探已意

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補白云劉曾

請而不得有說色非如何也

猶而如

威王

宣王子元年顯王

蘇秦之楚三日

補白一本標後語三十一年壬午

乃得見乎王談卒

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畱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

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

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一本標類要引百

乘書鈔作宣王

蘇秦爲趙合從

此在連激儀入秦後當爲七年事在威七年

說楚威王

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

中巫郡

屬南郡

徐廣云黔中

東有夏州

車肩云夏口城上有

州曰夏州

左傳

楚莊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

夏州卽此

正義云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

一本標盧藏用云在廣陵

用注後語云屈原離騷過

是山也

海陽

海之南耳非遼西郡也

義云在交州郡

東今揚州海陵縣

劉氏云楚之東境

南有洞庭

在今巴陵

蒼梧

義云

蒼梧山在道州南按此乃楚粵

窮辨處交州蒼梧則粵地也

北有汾陘之塞

陘召陵

義云陘亭

日陘見秦策汾陘乃韓地此句有誤四字連郇陽郇陽

郇陽

讀亦不順史作陘塞是大事記亦謂卽陘山也

陘山

徐注今順陽屬汝南

正義

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

縣

西索隱

云郇音荀

郇陽當

汝南穎川之界當是新陽

聲近字變爾

汝南有新陽

縣在新水之陽徐說蓋疏

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

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大王

之賢

補日

一本與大王

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

諸侯莫不

西向

元作南

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

秦臺在咸陽見楚記

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

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

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酈鄧

動矣鄧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

鄧見前

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  
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  
社稷宗廟言諸侯輕主其國以從楚正也  
委置其宗廟社稷以託於楚練士厲兵在  
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  
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駤匈奴奇畜必實於  
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  
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  
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  
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  
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

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  
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  
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  
故敝邑趙王蕭侯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  
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  
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  
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  
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  
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旌折羽注竿首以精進士卒而無  
所終薄薄泊同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

社稷以從

傳有在說五國後彪謂五國之驕蘇子也革面而已非能深究橫從之利害也唯威王雅

有難秦之心念之熟矣與夫患諸國之

不可合徒稱從命者也

補曰大事記取

威王問於莫敖

楚官

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

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

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

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

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

脢項一瞑而萬世不視瞑不視不知所益志於死耳以也謂死也謂利也

憂社稷者亦有

補補曰姚本有此字

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

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

言謂

莫敖子華對曰昔